



■ 李晓

深蓝的江水之畔，一片绿意苍苍的树木站立于碧透的江水中，是山环水绕之城的旖旎一景。

这里，是重庆万州一个叫沱口的地方，当年是一个小小的船运码头。2009年10月，三峡工程175米水位成功蓄水后，奔涌的大江收住缰绳，静水深流中汇成烟波浩淼的平湖。

三峡工程蓄水后，出于水位调节，从每年春夏之间的145米上升到秋天的175米水位，每年有半年的水位落差期，低水位期在长江万州段形成24平方公里的消落区。

万州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满城参天大树如绿云缭绕。万州人爱树，他们开始琢磨，那些消落区里能种植树木吗？三峡库区消落带面积大、水位落差大、季节性气候反差大，生态修复与治理是一道世界级难题。

如何解题？万州的林业专家发现，一般林木在江水中浸泡后都无法存活，特别是这些消落带里的树，浸泡时间达半年之久，对树的生命力是严峻考验。另外，消落带上的土壤大多贫瘠，树木根系生长困难，并且出于对江水保护要求，无法为树木施肥。

很快，一种叫中山杉的树种，进入了科研人员的视野。中山杉的原乡，在与万州同饮一江水的南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南京的科研单位就用雌性落羽杉母本和雄性墨西哥落羽杉母本杂交而成了中山杉。这种树为半常绿高大乔木，树干粗壮挺拔，枝叶婆娑，具有耐盐碱、耐水湿，抗风性强，抗病虫害强，生长快速等特点。特别是，中山杉根系发达，根须如巨爪扎入土层可达3米，主根还可蔓延成四周根须，具有抗浪防沙的作用。

中山杉如果“移民”到万州，适合在此生根吗？其实，早在2002年，20000株中山杉就来到万州，提前开始种植试验。2005年，三峡库区扩容清理，

树“立”江水中



700多株中山杉移栽在江后山坡上，但因为是裸根移栽，加上遇到大旱，大都枯萎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随即出现在植物研究专家们脑海中——如果将中山杉栽植在消落带，能存活吗？

江水漫漫，起起落落。科研人员乘船对长江万州段干流进行了翔实考察和测算，测算出一个数字——万州长江段在165米与175米水位线区域总面积为1.6万亩，其中适宜栽植中山杉的滩涂以及湿地面积

有9000多亩。

2009年2月，三峡工程自2008年以来经历第二次试验性蓄水后，水位退至145米左右。工作人员将林场基地里特意培植的208株中山杉移栽在沱口江面170—175米的水位区间。

2009年10月，三峡工程蓄水到175米，盈盈江水从三峡透迤群山漫漫而来。三峡工程蓄水，是在145米与175米之间起落，科研人员的心也随着江水起落，望着日历，他们一天天数着日子。

2010年初春，经历长达5个月江水浸泡的树，在水里长得如何？科研人员来到江边，江水缓缓退去。晨曦中，一部分高达10余米的中山杉露出郁郁葱葱的树梢，树枝上的新芽还隐约可见。

“活下来了，活下来了！”大家欣喜不已。待更多人赶到江边，看到那些万州长江消落带站立的树，激动地拥抱着一起。

当江水退至160米水位线后，208株中山杉，有204株长出了苍翠新芽。

一到水位下降，万州沱口的中山杉由冬天的青翠变成夏秋季里的金黄色，远远望去，如披挂在树枝上漫飞的彩蝶。光阴流逝，三峡工程蓄水后，我在这儿的江面游泳了12个年头。冬日里，一群红嘴鸥翩翩从远方飞来越冬，有时栖息在中山杉的树冠上，江风徐徐，它们发出欢快的叫声，从江面的上空轻盈飞过，有时贴身擦过水面，跃起一片片洁白水花。

中山杉，就这样在万州“安家落户”，那庞大的根须还在不断蔓延，如今已在长江万州段的消落区种植3100多亩，成为万州长江沿岸长达70公里消落带的绿色生态画廊、一道奇特景观。

万州在长江消落带种植中山杉的成功，也带动江西鄱阳湖、湖北荆州等地纷纷前来购买万州中山杉基地种植的苗木，中山杉由此成为有效治理消落带的绿化树，成为装点大地和长江的美丽树。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父亲的墨斗



■ 刘应红

父亲是个木匠，在十里八村赫赫有名。

父亲手中那把墨斗，是他最得意的“利器”。它是用牛角与楠木精心雕琢而成，由墨仓、线轮、墨线以及墨斗弯钩四个部分组合而成。墨仓呈长方形，外壳取用质地厚实的楠木，线轮巧妙地安置在墨仓内部，通过一个构造虽简单却十分精巧的转轴与外界相连。只要轻轻转动线轮，墨线就能自如伸缩。墨线是一根粗细均匀的棉线，因长久浸泡

在墨仓的墨汁里，好似吸足了黑色的精灵，拥有独特的韧性与弹性。墨线从墨仓一侧的小孔中穿出，线头系着的墨斗弯钩通常是铁制的，就像一枚铁钉，稳稳地将墨线固定在一端。

小时候，我曾无数次看到父亲优雅地做木工活。他站在木料一端，神情专注，墨斗弯钩在他手中被稳稳拿起，随后精准无误地钉入木料，动作一气呵成，没有丝毫犹豫与偏差。紧接着，他一手轻轻托起墨仓，迈步沿着木料徐徐前行，那根墨线便如灵动的丝线，从墨仓中顺滑而出，铺展在木料之上。待行至木料另一端，父亲微微弯腰，双眼紧紧锁定墨线，直至确定墨线已拉至笔直。只见他的左手用力摀住墨线，右臂似一张蓄满力量的弯弓，肌肉紧绷，蓄势待发。刹那间，他右臂猛地发力一甩，动作迅猛却不失精准，“啪”的一声脆响，一条笔直得仿若用直尺精心绘制的墨线，深深印在木料之上。

父亲珍视这把墨斗，平日里不用时，总会小心翼翼将其放进工具箱，还特意挂上一把大铜锁，并反复叮嘱我们不要随意乱动。记得我九岁那年的一天，趁父亲忘记给工具箱上锁，我偷偷拿出墨斗，当成玩具玩耍。后来被父亲发现后，他并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大发雷霆，狠狠揍我一顿，只是微笑着给我出了个谜语：“三间房子，两架梁，一头摇辘轳，一头开染房。”当时，我绞尽脑汁，却怎么也猜不出答案。最后，还是父亲揭晓了谜底，原来这个谜语说的就是我手中玩耍的墨斗。

父亲常常跟我讲起他当年“一战成名”的经历。那年，有一家农户急需一批木凳，一开始找了村里年轻的谢木匠，并未想到父亲。可谢木匠做出的凳子都是用钉子钉成的，歪歪扭扭，外观不佳。主人家着急，无奈才跑来请父亲去救场。父亲告诉我，别小看这木凳，制作它需要经过下料、弹线、锯裁、刨削等诸多工序，而且全程不用一颗钉子，完全依靠榫卯结构来连接。不到半个月，父亲制作的木凳，榫卯结构严丝合缝，木料表面光滑平整，看上去赏心悦目，坐上去更是稳当舒适。

从那以后，村里人都对父亲敬重有加，尊称他为刘师傅。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墨斗是吃饭的家伙，对木匠来说，拥有一把好墨斗至关重要，而且弹线更是木匠的基本功。你瞧这墨斗弹出的线条，笔直得没有一丝弯曲，黑白分明得让人一目了然。做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本分做事、本分做人，生活总会给予你应得的回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节令

■ 梅会林

小寒，如一位匠心独运的画师，蘸着霜雪，在天地间的画布上绘就一幅满溢古韵的丹青。

小寒之韵，是天地间的一道风景。苍穹之下，晨雾轻笼，日光熹微，洒落在沉寂的大地，给万物披上一层薄纱般的霜霰，圣洁而神秘。枝头冰晶凝结，恰似串串细碎的钻石，在微光中闪烁。偶尔几声鸟鸣，似珠落玉盘，打破这份静谧，为冬日添几分灵动之美。远处山峦，于晨曦中隐现，仿若淡墨勾勒的几笔，简洁而意蕴深远。

街头巷尾，世界仿佛被冬日施了一场魔法，色彩更加纯粹。白，是雪的主调，覆盖了尘世的喧嚣与尘埃，只余一片澄澈。其间，偶有几抹绿意或一抹嫣红点缀，这些寒冬里不屈的生命，宛如暗夜中的星火，倔强地闪耀着。

小寒之韵，是冬日里的一份温情。市井之间，烟火升腾，氤氲出别样的温柔。摊位前，刚出锅的饺子，饱满诱人，热气腾腾；烤红薯焦香四溢，剥开那层金黄，一口下去软糯香甜；火锅红油翻滚，食客们围坐一团，额间汗珠晶莹。这些美食，在寒冬中汇聚成暖流，暖了身体，更暖了心灵。

窗外寒风凛冽，雪花飘飞，家中炉火正旺。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围炉而坐，茶香袅袅中共话家常。老人们诉说着往昔，那些时光中的点点滴滴，是道不尽的话题；孩子们嬉笑打闹，欢声笑语驱散了室外的寒意。节令，此刻已化作情感的丝线，编织着家的温馨与亲情的绵密。

小寒之韵，是岁月沉淀的一袭民俗。小寒之俗，承载着岁月的厚重与文化的传承。腊八节正值小寒，一碗腊八粥熬煮着生活的香甜与祈愿，香气弥漫在村落的每个角落，拉开新年的序幕。随着新春的脚步临近，各地集市上渐渐热闹起来，人们来来往

小寒之韵



往，忙着采买，忙着寒暄……

许多地方的冰雕节、雪雕展此时也纷纷登场。艺术家们以冰雪为材，雕琢出形态各异的作品，传统神话与现代卡通交织，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这些民俗活动，为小寒注入新的活力，吸引着四方来客，赏冰玩雪，沉醉其中。

小寒之韵，是人间的一缕诗意。雪后的原野，白茫茫一片，晶莹剔透，宛如诗意的华章；屋檐下的冰棱，通体剔透，恰似童话的幻景；风中枯枝傲然，吱吱作响，好像岁月的歌吟。文人墨客用心捕捉这份静谧与美丽，将小寒的韵味倾于笔端，化作一行行深情的诗句、一幅幅动人的画卷、一首首悠扬的歌曲。“雨霁风恬始见花，野梅含笑正横斜。红芳此后周千里，绿树仍前荫万家。”明代黄佐的诗笔，勾勒出小寒时节的生机萌动。小寒，于诗人而言，是自然与人文的交融，是精神的寄托与文化的传承。

小寒之韵，是时光深处的一抹生机。大地冰封，万物蛰藏，但生命的力量从未消弭，冰雪之下隐藏着蓬勃生机。草木在沉睡中积蓄能量，以待春日勃发，蛰虫于梦中盼望着温暖的苏醒。人们亦心怀对春天的热望，深知“冬至阳回，小寒将至，春亦不远”。小寒，就像冬春交替的使者，传递着希望与信念——寒冬虽长，暖春必至，万物将苏，生机无限。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印章

■ 王垣升

新年是枚印章
蘸着晨曦的微光
在时光的画卷之上
郑重落下希望的模样

它印在岁月的额头
刻下更替的字样
把过往的疲惫封存
唤醒心底沉睡的热望

那印里藏着钟表的悠扬
和着欢呼、祈愿的声响
将旧岁的琐碎掩埋
让新的憧憬自由生长

这印章带着烟火的香
盖在生活的每寸地方
街头巷尾的热闹里
晕染出幸福的日常

怀揣着憧憬的纸张
等新年印章一一盖上
让梦想有了崭新凭证
随它奔赴璀璨的远方

新年的印章落下叮当
开启四季轮回的乐章
让欢笑和拼搏在日子里
留下深深浅浅的诗行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 刘岩
摄于中广核青海冷湖广渡50万千瓦风电项目

